



劉永楸

接到唐學長慧貞的電話，她說我寫的東西能很幽默，要我為友聲寫一點稿子，限三月十五號前送給她，當然哪，這個高帽一帶，又逢三月八號左右，任何女性的命令，豈敢不遵，因此執筆。

自從去年九月一日起退休之後，我答應我自己要「休默」一陣子，「休」者休退也，「默」者靜默也，這非通常所稱之幽默，或許也非唐學長所冀望於我的幽默，那麼就讓我「休」止靜「默」，開始發言了。

我非常感激我那位敬重的朋友，七年前把我找回國來，給我為國家再度服務六年多的機會，同時使我與親朋故舊，重溫舊情，也為先母的骨灰安葬入土，這是「繫鈴」。我也感謝他去年示意叫我退休，使我利住車子，停了下來，享有一個休息的機會，以資恢復心身之疲勞，進而修心養性，這是「解鈴」。去年九月以後，我就告訴朋友們說，不要問我什麼話，我要做「啞鈴」，啞鈴是不會發音的，是真正休默的，一直到今。現在既答應寫稿，就不得不發言，發言是我的權利、人的權利（HUMAN RIGHT）只要不傷害國家、不傷害別人，每個人都有發言之權。當然，發言之中，以幽默最無傷大雅，而有助於規諫，有助於自嘲。

（一）戀愛的失敗

讀了 Robert Townsend 的 Up the organization 一書，（「管理的奧秘」有中文譯本，由經濟日報出售）情痴兼書獃的我，要照該書第一

六七段“Teams. two-man good and bad”的建議去做，董事長須與總經理戀愛，“Like yin and yang, man and wife.”我想我是操之過急，沒有把她準備好，她大大地誤會，跑回娘家告我一狀，大概因此原因，丈母娘把我開了，咎由自取，沒話可講。

（二）三 爭

記得一九七一年八月返國的，尼克森已訪大陸，我們還未退出聯合國，有一個朋友問另外的一個朋友說，劉永楸這時候回來，是何企圖？另外的朋友說，尼克森是「海裏興風」，劉永楸是「雪中送炭」，結束發問的朋友仍是不安，跑到美國，辦到綠卡，才回臺灣，而我自己却是滿懷白雪了，一點綠也不綠，一點紅也不紅。這些話與「三爭」有何關係呢？因為雪中送炭，是一點點的意思，是精神上的作用，我不自滿，我以為在我的職位上應該為國家效勞，作應作的貢獻，盡應盡的責任，做一個董事長就應該負起責任，把公司辦好，要負責，就要有權，要求授權，所以幾年以來一直在爭我應有之權，爭董事會應有之權，此為第一爭。其次是業務，一個公司的中心是在業務，不是辦公事，不是應付等因奉此，不是打太極拳，所以在這幾年間，我是盡力配合公司各部主管爭取業務，很多場合親自出馬，固然我和我的勁敵，私人交情很好，我很欽佩他，也可能拉上一點親戚關係，但是競爭是競爭，君子之爭，並不是回家抱頭睡覺，或想辦法去扯人家後腿，君子之爭，是在商場和工場上，在同等的競賽條件下，比個明白，此為第二爭。最後，是在工作上，自由中國可做的事，實在太多，在這種好機會之下，又捨不得不做，所以看到無人辦的，自問非為私，拉過來就做了，然後告訴經理部門說我已辦了，他們應 follow up，因為如果僅僅地發動（Motivate），或謙讓，或通知別人去辦，那末

許多好機會大都會錯過，國家在這種時期，當仁而讓，有愧於心，所以這也許是不當的第三爭，爭事做。

(三)六年之癢

一九七八年春我做董事長已經三任，每二年是為一任，到了六年，還未滿七年，我就發癢了，我表示請調職，那知公事下來，再派我連一任。想起當初返國送炭的初衷，這時仍是國難當頭，假使堅決不幹，怎能說得過去，所以就也不再提了。很感謝的，過了一個多月，就得到示意，我可以退休，我可以止癢去了，想想，只要太座不反對，可以止癢之處正多呢！觀光理髮，馬殺鷄、三溫暖、硫磺浴……。

(四)五子佛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我被推選為臺北哈佛同學會會長，一九七四年六月美國新任大使安克志蒞任，這位先生是哈佛校友，我為協助點國民外交，當他在華盛頓時，臺北報紙已發表他將來任的消息，我就先去一信歡迎他，很快地就接他的回信，除謝謝之外並代向臺北同學致意，不久他先來了，而他的太座則定六月六日上午到達。我們哈佛同學就決定在當天下午以茶會歡迎他們，我打了電話問美國大使館安克志大使及其夫人能否接受邀請，承告均可接受，我順便問了一句，他們有幾個子女，又承告有五位，但都不會來，於是我們就著手準備茶會，六月六日是個很忙的一天，因為也是中國工程師節，另外又有其他酒會等，我們決定借地點適中的再保大樓頂樓國際商人聯誼會內舉行。時間定在下午四時。我想想單單一個茶會，似乎不夠；送一件禮物表示同學歡迎他們的意思，也想不出送什麼；貴重的東西，不合適；一面哈佛校旗，也太司空見慣；再請晚宴，似乎他們有的是外交酬應；無需我們同學來破費（我從來不用公款請客同

學的）；忽然靈機一動，到羅斯福路陶磁中心買了道地土產的磁製五子彌陀佛一座，裝進盒子，包上了花紙，開會時帶去，當茶會開始，幾十位同學到臨，安克志夫婦也都來到，我致了歡迎詞之後，就拿了這包好的禮物送給他們，作為點綴他們新居之用，請安克志夫人打開包，他們很驚喜地，也莫名其妙發現這五子佛，我為他們說明了，「哈佛在中文直譯為 Happy Buddha，在他的身上爬着五個可愛的孩子，多子多福，照中國人的從前的想法，這佛哈哈大笑，他就是象徵安大使，五子就是他的五個孩子」。於是他們在螢光燈閃照之下哈哈大笑，攝了影，同學們也鼓掌大笑，可是安夫人却問了一句說：「那麼他的太太在那裡呢？」這下把大家弄得尷尬，我趕緊地說：「他的太太，就在他們後面坐着，不就是您嗎？許多女人不都是做着不出面的無名英雄嗎？」她又哈哈一笑。他們夫婦人是很好，可惜最近被卡特所犧牲了。

(五)經營—乃生活之道

(Management—A way of life)

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世界聞名之美國經營協會（AMA）會長海斯氏（JAMES L. HAYES）應中國生產力中心之邀，來臺演講，他以「經營——乃生活之道」為題，吸引了無數高階層主管，政府財經兩部通知各事業主持人儘量參加，演講內容着重於經營之哲學，認為須成人類生活不可分離之一部份，而經營方式必須以團隊合作行動（Team Work），方能應付目前複雜龐大之生產社會，當然，大家聽了無可置辯，將近午餐，他留了幾分鐘時間，作聽眾之發問，可是沉默的大眾竟無人發言，休默的我看情況不佳，立即起立同時發了二個問題，第一是說，海斯先生今天講的是「經營，乃生活之道」，而我們時常聽到有些美國人批評若干落後國家說他們「貪污——乃生活之道」，(Corruption—A way of Life)

我倒很想聽聽海斯先生對此看法如何，要怎樣才能管理或控制貪污的現象？(How to manage the Corruption?) 第二是說到團隊行動，這裡所謂團隊，要以多大為準呢？譬如我所負責的公司，是國營的，總經理下面有各處，處下面有各課，每一單位，都是一個團隊，我們要發揮團隊精神，是不是要以公司為主，以公司利益為先，其他為次呢？我們國營事業，有許多姊妹公司，是否也應在這姊妹公司中先發揮團隊精神呢？抑是與外面其他有勢力的單位去合作呢？在國家立場上是否應與任何國家單位精誠合作，不必作不必要之惡性競爭，勞神傷財，浪費時間與手續，徒徒傷感情，也擔擱建設之進行呢？海斯先生答道，貪污的現象，到處皆有，程度不同而已，廉明進步的國家，貪污事件少點，落後不安全的國家，貪污事件多點，要緊的是要將貪污的定義搞清楚，怎樣才算貪污，怎樣才算不算貪污，拿傭金和回扣，如果是合法的，就不算貪污，私人公司如果老闆准許職員收取一定傭金，存入私囊，這也不算貪污，公營事業，要有明確來詳細的規定所有傭金回扣或其它不得私藏，都應歸於公有，繳入庫存，如有藏匿不報估為已有，不論多少，額內或額外，都是貪污。至於送禮，在值到一定錢數以上的，必須報到上級核准，方得收下，或繳歸公有，政府的公司的員工要有合理時常調整的待遇，要有進修升遷的機會，要有好的工作環境，要給予他們榮譽感、安全感，這樣貪污情形自然會逐漸減少。至於團隊行動，他認為應該以國家做一個主要的團隊單一，以國家為主，其他為次要的。海斯先生的答復，固然很好，其實並未滿足我的第二問題，我本想再問他反共極權的團隊應該多大，應如何組織經營，自由世界是否應該好好地培養團隊精神，聯合在一起，採取共同行動，以對抗共產？這是有鑒於尼克森與福特訪問大陸之後，美國有逐漸破壞自由世界的團隊精神與行動之趨勢，而將與匪共勾結，違反美國一種傳統進步的企業經營原則 (Team Work)。可是我已發問了兩個問題，佔了他人不少時

間，不便再問了，午餐的時間已到，另外如無人難問，於是演講會主席急急宣佈結束。現在回想起來，如果跟緊地，再問下去，海斯或許會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在反共方面應以自由世界所有民主國家聯合一起形成一個大團隊，以對抗所有共匪。以AMA在美國的影響力，或可能使卡特政府對於此次承認共匪，輕棄臺灣違反團隊精神，作一個再次的考慮，而不至於魯莽至此。

(六) 人奴 (Human left)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廿五日沙地阿刺伯沙地研究發展公司董事長法龍博士 (DR. Ghaith Pharaon) 邀請世界上幾十個與他合作的公司的主持人，到加勒比海 (CARIBBEAN SEA) 他所包租的遊船上住宿、開會、兼觀賞加勒比海風光，與梅耶古跡 (MAYA ARCHIOLOGICAL SITES)，我與內人也在被邀請之列，可是她未被核准隨我前往，我國被邀前往者尚有殷學長與其夫人。其實法龍博士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會同他的兄弟姊妹等為他們的父母慶祝四十週年寶石婚紀念，他們公司高級主管夫婦也都參加，許多外人都不得曉得，另有這個紀念，我是早從第三方面得到此消息，於是在臺北除通知殷學長夫婦外，我準備了臺灣玉印一對，印頂刻了老壽星及仙女各一，又把老法龍先生及夫人名字譯成中文刻了上去，此外買了四個大紅綾可以摺合的燈籠帶去，到了船上，先將燈籠，請船長挂起，到那天晚上慶祝寶石婚紀念時，就把這對玉印送贈，殷學長夫婦也獻送了大景泰盛花瓶一對。老法龍夫婦曾任駐法大使，現任沙王顧問，甚重外交場合禮節和儀式，對此十分高興。殷學長夫婦於十一月廿三日因事先離船赴美，我則一直隨船至墨西哥上岸，當廿五晚餞別宴時，我被邀至首席，與其父母及家屬同桌，該晚法龍博士先致詞，謝謝來賓參加盛會，來賓逐一一致詞致賀，旅行觀光之成功及其父母之寶石

婚紀念，致詞者以英美法各國人士爲多，我本無準備，最後亦不得不應酬幾句，我先謂法龍博士之舉，達到多項目的，尤以爲雙親結婚紀念航海張筵慶祝，實爲創舉，而其孝道，可以媲美中國之傳統，至於邀集高級主管夫婦船上開會，且給予遊息之機會，亦可謂照顧下屬週到合理，對於國際朋友之招待，則禮貌備至，感情能以融洽，彼此得以互知，邀約考古家講解梅耶文化，珠寶商講解寶石與金剛鑽，也俱見對於學術之興趣，實在可以敬佩。最後我說，僅僅昨天晚上我們自無線電聽到埃及總統沙達得宣佈訪問以色列，爭取和平，轉向民主國家如美國者求助，以放棄蘇俄，此實一大轉變，但美國總統主張、提倡，並保護人權（Human right）而對於人奴（Human left）毫無抵制，中國大陸八億人奴，他竟視若無睹，連同情之言，也不發一句，這未免太欠缺，如果自由世界不能 Contend Human left，就無法伸張 Human right，我們今天都是同舟共濟，在這歡樂慶祝會中，也應該稍爲想想，如何合力消滅人奴，以保人權。我說完，大家大大地鼓掌，也有些人過來和我握手，說，真沒有想到，我們附和卡特，提倡 Human right，竟不知有 Human left，真是孤陋寡聞，請您劉先生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喬 遷 誌 喜

程祺祥 吉聯船務公司董事長
新加坡海皇輪船公司臺灣總代理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43號十樓 5219614
住址：臺北市士林後港2之1街140號
圓山大廈A棟6樓之4 5943371

旅多朗多區同窗 松竹樓歡餞記

唐六三

序入春令，加地仍寒，偶放陽光，大地普照，冰雪就溶，大眾咸歡，認爲快事。（加屬寒區，時序反常，年祇冬秋二度，八個月冬而四個月近秋，午炎而早晚復其涼如水，有若秋令）老學長周維翰兄，年高望重，康碩不遜少壯，興到猶能駕車環遊市區以自娛。歲次己未，已屆八秩晉一上壽，精神矍鑠，平時關注同學會務，不遺餘力；爲同窗們所共敬愛，實屬理所當然，無庸贅述。

茲者其賢公郎燕爾新婚，子賢媳孝，歡樂融融，急於迎待嚴親喬遷溼太華自置大廈中，更增天倫之福，同窗們共羨同慰之餘，由沈會長嘉英賢伉儷領導，公餞維翁於松竹樓之大堂，既祝喬遷，又含松竹長春之義，洵名符其實之雅集焉。首由沈會長賢伉儷致頌辭，宣告斯宴之意義重大，絕不平常，且足資人範。再輪由諸學長羣向歡坐首席笑顏常開之維翁鞠躬致敬，歡聲雷動，久久不息。

到會者有魏凌雲、于克濬、貝仲滋、徐承亮、周威先、林祖根、李錫麒、施駟培等各位賢伉儷及江保廉、樓春宇、關俊傑夫人、劉蟬錦夫人各學長兄嫂，新竹同學參加者有蔡若松、石健雄、林俊隆、張維四、林白平、梁立六對年青佳耦，共有卅三位，漪哉盛歎？堪爲之記。

同時魏凌雲學嫂，出伊中匱妙製粉紅上壽荳沙饅頭四打，供衆大快朵頤，有吃有帶，口福匪淺。酒醉飯飽，已近夜午，衆樂未央，依依不忍驟散，有盛會不再之憾焉。加拿大交大分會，共有校友四十七位，散處東西二岸，舍多朗多市區者較多，每年例有三次聚會，夏季再聚，已定郊遊，地點、日期，推由三位執行委員商決後，另行公告。